

“林争荣这人听说挺能干的，为人也挺正派，怎么抓得到把柄呢？”

“什么正派不正派，那都是做起来给老百姓看的，当面一套是挺正派，背地里你不知道他在干些什么见不得人的勾当呢！”

阿水认真地看了看杨善良，点了点头道：“嗯，那倒也有可能。”

杨善良又接着道：“阿水啊，你有难处呢，我是拼着老命帮你了，现在我有难处，你可也得替我出点力哟。”

阿水道：“我还能出什么力？”

“你当然能出力。现在要想一下子找出林争荣在经济方面的问题，恐怕还比较困难。但是，生活作风方面的问题还是可以想想办法的。只要抓到点把柄，等上面来查了，就是没有查出什么实质性的问题，能够把他挂起来也就达到目的了。”

“生活作风方面我们也不了解呀？”

“你可以想想办法的嘛。宁州市这些饭店酒家，你是熟悉的。在里面做那种生意的姐妹们，你也认识不少。只要你在这些人里面掌握一些与林争荣有关的桃色事件，那你就是替我立了一大功。”

“嗯，我一定尽力去办。”，阿水边说边举起酒杯。

“好，祝你马到成功。”两只杯子轻轻地碰了一下。

- 5 -

宁州市政府机关庄严肃穆，进进出出的人都显得有一种特殊的身价。

在副秘书长的办公室里，杨善良正在接待一位追求进步、勇于奉献的朋友。他就是市党史研究室的吴朋，也就是阿水从前的相好阿朋。

“杨秘书长，我在研究室也有二十多年了，在这个单位也不太会有什么发展，我想是不是能够换个地方，最好是能够下派一下。”

小美问究竟是怎么回事。阿水就如实地把这件事说了。

杨善良道：“事情就是这样，你们也别说我们不对。这个姓林的也确实不是个好东西，只不过我们一下子还抓不到有力的证据。我们也没有别的办法啊。”

阿水对胡胜道：“现在，省纪委要见一见成都酒家的吴老板，你就去顶他一次，把这事搪塞过去就行了。”

胡胜急道：“叫我去冒充吴老板？这怎么行？”胡胜直摇头，道，“这件事情我可做不了，这么做要出事情的。”

阿水道：“出什么事情啊！不会的，你放心。你就说是蔡红把举报信交给你，你再把信转交给老杨就行了。下面有蔡红，上面有老杨，要有什么事也是他们顶着，你怕什么？”

杨善良道：“就是，要有什么事有我顶着呢！你放心吧！”

胡胜还是不肯，道：“不行，我还是害怕。你们想想，省纪委的人是干什么的，专门查案的。万一说漏了嘴，我可就完了。”

杨善良道：“完什么？你有什么好完的。你又不是什么领导干部，无非在酒店里帮助你丈母娘做做生意。就算出了点什么事，他们还会拿你怎么样？叫你去坐牢？不会的！大不了批评教育一下。这些事情我很清楚。你照样做你的生意，没事的！”

小美也在一旁劝道：“胡胜，你就帮帮他们吧。我看不会有事的。”

胡胜双手急忙胡乱摇摆，道：“不，我不敢！”

小美急道：“胆小鬼，真没用！你不再答应我可不理你了啊！”

胡胜苦着一张脸，望着娇美可爱的妻子小美，无奈道：“唉，你们别说了，我答应就是了。”

杨善良道：“吴老板有了，还有一个郑丽丽。”他看了看小美道，“小美，我看这个郑丽丽就由你来扮演一下吧。”

只抽红山茶，他也不能乱伸手，只好自己掏钱买红山茶之类的抽。而冯强却不管那么多，年轻人观念不一样，反正只要不乱拿，爱抽什么是自己的事。所以他还是抽他的红塔山。

冯强见于主任心事重重，便积极地在一旁帮助出谋划策道：“我看啊，这个郑丽丽还可以做点文章，她们是一起从成都来的，从她身上不可能查不出蔡红的下落。”

于天青道：“嗯，应该是这样的。如果蔡红现在不在宁州，可能去别的地方，也可能是回老家了。我们只要找到蔡红的老家，很可能就会找到蔡红。”

冯强道：“是啊，就算蔡红到别的城市去谋生，她家里总该知道她在哪里，互相总该通通信，寄点钱什么的。”

于天青道：“对，我也正在想这个问题。我还在想的一件事就是，蔡红既然要求省纪委来查处林争荣，为什么她写了两封信之后，就杳无音信了呢？她应该和我们取得联系才对呀！”

冯强道：“这只有找到她之后我们才知道真相。”

老蔡师傅平时不太说话，这时却忽然插了一句道：“这个和我同姓的女人啊，说不定已经死了！”

于天青和冯强听了心里都一惊。于天青道：“如果已经死了，她也该给公安部门留下一具尸体才对啊。”

冯强道：“那可就真的是死无对证了。再说，要是她死了，公安部门也未必会通知我们，就算知道她的户口，也只会通知她的老家。”

于天青道：“看来还是要到她老家去一趟。”

冯强道：“是该去一趟。”

于天青道：“晚上我们大家再开个会研究一下。”

唐进、陆文明都来了，五个人就坐到一起开了个会。

于天青道：“从目前的情况来看，我们还是要想办法找到蔡红。根据杨善良和吴成、郑丽丽提供的线索表明，蔡红基本上不在宁州了。不管她现在到别的地方去了，还是回到老家，我们都有必要去一趟成都，只要找到她老家，就不愁找不到蔡红。你们说呢？”

陆文明马上笑道：“成都我倒是没有去过。这一趟就让我辛苦一点吧，唐进，还是我们俩去吧？”

唐进也笑道：“别老想着去旅游，到了成都也不一定有用呢。我们还是要先弄清楚她的老家究竟在什么地方，成都可是个大地方。再说，她又不是成都市区的人，晓得她是成都附近哪个山窝窝里的人呢？！”

于天青道：“所以我们明天还是要再找郑丽丽进一步了解一下。因为她们是老乡，一起到宁州来工作的。她肯定知道蔡红的住址。”

陆文明还是不停地笑道：“没事的，这个容易知道的。成都，嘿嘿，天府之国！”

第二天一早，于天青就与杨善良取得了联系，要求他通知吴成和郑丽丽到威力宾馆来一趟。不料杨善良说这已经不可能了，他说还是自己来一趟吧。

在205房间，杨善良道：“我昨天就已经把吴成和郑丽丽两人交给你们了，现在他们去了哪儿，我也不知道呀！”

于天青道：“他们不是在成都酒家的么？”

杨善良道：“唉，那是以前的事，最近因为市府路改建，成都酒家已经拆掉了，后来他们就都到别处去谋生了。”

于天青道：“那你昨天是怎么找到他们的呢？”

杨善良道：“昨天？昨天是碰巧而已。吴成刚好到市政府来有点事要办，我在市府门口碰到了他，就通知他带郑丽丽一起到你们这里来了。”

于天青道：“你不知道他们新的工作地点？”

顶替了所谓的吴成，刚好有个名叫江萍的朋友在我那儿玩，我就让她顶替了郑丽丽这个人。”

唐进问：“现在这两个人在哪里？为什么后来都没露过面？”

韩阿水道：“他们来作了证以后，杨善良就给了他们一笔钱，把胡胜安排到郊区一个农场去看水果园去了，他说等你们办案组撤走后再让他回来。至于江萍，她拿了五千块钱就离开了宁州，我也不知道她现在在哪里。”

在郊区农场看水果的胡胜很快被带了回来，交代出了杨善良和阿水让他冒名顶替去作证的事实。

在大量的事实证据面前，209房间里的杨善良终于在极度困倦的状态下完全垮了下来。他双手抱住脑袋，蜷缩在墙脚，痛哭流涕地开始交代一切。

于天青带着办案人员准备返回的时候，宁州城已开始刮起了秋风。

他带领大家到大海边尽情地游览了一天，算是对办案人员辛勤战斗半年多来的一点补偿。唐进、冯强在聊天、拍照。陆文明笑得很开心。

于天青双手握着船上的栏杆，任凭海风轻轻地拂面而来。

他觉得，这里的海水碧蓝碧蓝，天空也碧蓝碧蓝。

他在这一片碧蓝中向前疾驰，不想看到其他任何的容颜。

金显贵睁着一双大眼，道：“三箱？买这么多干什么？”

叶如莲道：“这蔡小珍咸菜是老王头店里刚进的货，买的人可多了。买一袋要一块钱，买十袋以上是九毛，买一箱是八毛。我一口气进三箱，凭我市长夫人的面孔，终于压到了六毛五。你算算看，每袋赚了二毛五，三箱是一百五十袋，一下子就赚了五十二块……”

金显贵长叹了一口气，道：“好吧，以后就天天陪你吃咸菜。就算是减肥吧。”

叶如莲笑道：“减什么肥？你天天在外面吃吃喝喝，还减得下来？对了，今天中午你要陪张厅长吃饭，晚上还要打发掉别的饭局去喝你弟弟的喜酒，我看今天早上吃不吃也无所谓，是不是？”

金显贵就着两筷子咸菜稀里糊涂地灌下一碗稀饭，胃里咯出一阵酸气，就懒得与夫人理论。正要叫司机早点来接，电话已经先响了。

“金书记，报告一个坏消息：钱潭已被省纪委关起来了！”

—2—

钱潭是市公安局的局长。金显贵刚到南海时，他还是交警大队的一名副大队长。由于这个人比较懂事，有孝心，金显贵一步步将他提拔至大队长、公安局副局长，最后到了市委常委兼公安局局长的重要岗位。可以说，钱潭是他金显贵的心腹和亲信。如果这个人倒下去了，无疑是割去他一块心头肉。

叶如莲马上将咬了其中两片的半撮咸菜又放回去，并用筷子将碟子里的咸菜三两下理成一个漂亮的小山包。然后站起来道：“阿贵，这件事情你要小心，不会影响到你吧？”

金显贵痛心地点了点头，道：“这小子怎么这么不小心呢。我得赶快去和省市

呢？你这不是把自己的脖子伸到人家的刀板上么？”

金显贵道：“我也是没办法啊。省纪委的人说朱强都已经坦白了，我的事情他们知道了，有的连细节都十分清楚。他们要我立功赎罪，争取主动。”

雷坚道：“这都是办案的策略，你怎么能上他们的当呢。送钱送物都是一对一的事，你自己不承认，就是对方承认了，他们又怎么能定你的罪呢？”

金显贵叹了口气道：“我开始也是这么想，这个道理你以前也说过。可关在这个里面日子实在难过，我听他们讲道理都听腻了，想想也有些道理，承认了也就算了。他们举了好多例子，有的顽抗到底，结果得到了应有的惩罚；有的老实承认，结果是从宽处理，有的仅仅是党内批评教育一下。我想，我在南海是有贡献的，就算承认了这点礼金礼卡之类的问题，他们总不可能撤我的职吧。昨天我问过省纪委的人了，他们说这问题大概是党内警告或者严重警告而已。”

雷坚又苦皱着眉道：“你怎么能相信他们呢。我们办案子都是这么劝人家的嘛。你自己想想，朱强送给你的钞票是多少？不判个五年十年才怪。根据党纪规定，两千块就开除党籍，我们南海经济发达一些，但收了五千块也保不住党籍了，怎么能保得住职务呢？再说，你承认了朱强的钱，就等于被打开了一个口子，以后的苦还有得受。”

金显贵道：“你说得有理。”他把那张纸缩成一团，塞进了口袋里，道，“我差点上他们的当。人家说共产党的宣传工作厉害，真的不假。我这个老共产党员自己都差点被宣传得迷糊了。亏得有你，小雷，这一关过了以后，我不会亏待你的。”

雷坚道：“谢谢金书记的栽培！”

金显贵道：“下一步我该怎么做呢？”

雷坚道：“永远别开口，神仙难下手！”雷坚见金显贵笑了，便又继续道，“另外，朱强那边的工作，如果有机会的话，我帮助去做一下，能够叫他翻供的话，那省纪委就是有天大的本事，也别想整出什么问题了。只要再忍半个月，我保证

上，她负责楼下的那位。小红没想那么多，也就答应了。

何小霞走到朱强房间里时，发现里面还有一个人，心里吃了一惊。因为，纪委办案子通常都是两个人看管。用餐时，两人是轮流去餐厅的。何小霞把饭菜端到朱强写材料的桌子上。这时，看管的人在看电视，于是，何小霞便用身子挡住那个人的正面，趁机拿出那张条子，在朱强睁大的双眼注视下，特意把它塞到了碗底下。

朱强一边吃，一边留意着看管的人。乘他不备，迅速将碗底的纸条塞进自己的裤袋里。这时，看管的人又换班了。朱强提出上卫生间。在卫生间里，朱强打开了那张纸条，只见上面写道：“朱强，我什么问题都没有。请你不要乱说。只要你实事求是，不害我，以后我会重用你的。”落款是三个熟悉的大字：“金显贵”。

朱强不看便罢，一看便痴痴地坐在马桶上起不来。直到省纪委的人叫他名字时，他才迅速地将纸头撕碎，塞进马桶里用水冲走了。他觉得自己犯了大错误，他过高估计了省纪委的能力，同时也低估了金显贵的能力。金显贵毕竟是省管干部，一名堂堂的市委书记。他应该具有顽强的抵抗力。而自己竟然没有想到这点。不能，不能再犯错误了。如果自己承认送钱给金显贵，而金显贵死不承认，到时候，只怕金显贵还是做他的市委书记，而他自己则要离开厂长宝座，弄不好还会被当地法院判罪入狱。因为，南海市公检法的领导，都是在金显贵领导下开展工作的，实际上很多班子成员都是金显贵一手提起来的。他们怎么会不向着金显贵书记呢？

朱强想了半天，终于想出了一招。他向吴东南提出要再看一下自己写的材料，可能上面的时间和数字有些出入。吴东南把材料给他以后，他乘办案人员不注意，便将它们都撕碎，然后都冲出了马桶。办案人员发现后，才知道被朱强耍了。

吴东南等人声嘶力竭地要朱强交代究竟是什么动机。朱强道：“我根本没有给谁送过钱，这些都是你们逼我干的。”

一连几天，朱强都咬住这句话不放。此时，省纪委领导接连打电话来催问案件进展情况，并对吴东南提出了批评。省检察院还专门派出了两个小伙子前来协助办



你说说看。”

钱成山露出一阵傻笑。唐进拍了拍他的肩膀道：“你回去以后，绝不能和任何人说起我们今天见面的事，包括你老婆。因为这次我们到南海来工作是秘密进行的，暂时还不能暴露我们的真实意图。要是你透露出去，那是要误了我们大事的哟！”

钱成山道：“不说，保证不说。我用人格向你们担保。”

位于省委大院大门东侧的省纪委信访室的一间接待室里，显得比往常热闹了点。现在全国上下反腐败斗争一浪高过一浪，人民群众反腐败的信心得到了增强。他们反映的问题五花八门，但都是围绕着当前反腐败斗争这个主题。

信访接待室的小方正在记录一位老同志关于户口迁移过程中增收城市增容费方面的反映，这时，他身旁的那只电话响了。是一个中年男子的声音。小方机灵地掀下了录音键。这位中年男子在电话里诉说了令人惊诧的故事。他说：“我是南海市的，什么单位？我是老百姓啊。我姓叶。我向你们揭露金显贵的腐败问题。金显贵，就是我们南海市的原市委书记，现在的省农业厅副厅长，对。两年前，我求他帮我找工作，送给他八万块钱，可他什么事也没替我办成，真是彻头彻尾的贪官。在哪送？在他家里。是一张存折，他要我送存折的，户头上要我写‘邹生’，还有个密码，是9999，对。请你们一定好好查查他，不要像上次一样不了了之。”

小方正要再仔细追问下去，对方就气呼呼地挂断了电话。

住在南阳森林招待所里的于天青，正在分析着吴东南上次调查金显贵的案卷，希望从中梳理个眉目出来，避免重蹈覆辙。这时，他的手机响了，接通后里面传来他非常熟悉的、分管重案室工作的省纪委副书记老韩的声音。

“小于啊，没错吧，这个电话可不能打错哟。”老韩在电话里向于天青透露出省纪委信访室接到的这个神秘的举报电话。认为这与上次余天海转交的举报信上反映的内容有惊人相似之处。两个举报反映的不是同一件事，但说明了同一个道理。那就

一把手，或者市人事局的局长。”

“对，”于天青接过来道，“这个人可能是帮助自己的什么亲戚找工作，当然不会是到什么企业去当工人。目标应该是党政机关事业甚至行政编制的干部。身兼市委组织部副部长的市人事局局长很可能会认识这个姓叶的人。”

市人事局局长王丁荣正在办公室里通过因特网浏览当天的国际国内新闻。当市纪委麻书记带着于天青等人进来后，他好不容易才恍过神来。这位王局长其实也是金显贵一手提到人事局这个重要岗位的，但麻书记并不知道这一内情。

于天青说要找一个人姓叶的干部谈一谈党风廉政责任制方面的问题，但一时又找不到这个人。但这个人有一个特点，就是近一两年来向人事部门要求帮助什么人安排过工作。在机关里混了大半辈子、颇有城府的王丁荣局长，早已从于天青漫不经心的谈话中看出了问题的严重性。前段时间省纪委在南海查了好几个月，一无所获地退兵之后，自然不会善罢甘休，此次以调查党风廉政建设责任制为名，可谓是来者不善，善者不来。

—6—

王丁荣心里十分有谱。近年来要他帮助安排工作的人何其之多，姓叶的人也有好几个，但都已办得非常完满，不可能出什么漏子的。加上他王某人做事一向老道，他做官的原则一向是既要捞好处又绝不给纪委留下任何把柄。于是，他十分大度地把省纪委和南海市纪委的领导统统请进了小会议室，然后叫来了市人事局的干部调配科科长和科技干部科长，请他们帮助找一找这个姓叶的人。

查阅了干部调配档案并经大家努力回忆，近三年来与姓叶的机关干部有关的调配人员共有五人：第一个是滩头乡党委书记叶志海，自他一步步当上领导干部后，自己虽然吃了皇粮，但家里的结发妻子还是个地地道道的农业户。为了既让她找到工

大得很，掉进嘴里的肉还是不肯吐出来。于是，郑韩儿就向省纪委打了那个匿名电话。

唐进、冯强二人立即赶到南海市交行，要求新任的南海市交行行长王一平帮助调查钱成山的十万元和郑韩儿的八万元这两笔款子的下落。金显贵的老婆叶如莲曾经是这家银行的行长，下面的很多干部都是她提的。但这位新上任的王行长却是省里派下来的，因此，他很愿意配合省纪委的工作。经过电脑搜寻，发现这两笔款子已经被取走，但取走的地点不在原先的存款处，而是在南州市的湖山储蓄所。

“事不宜迟，我们要马上回南州去查一查，这里面肯定有重大秘密。”

于天青带着唐进等三人回到了南州，在南州市交行领导和湖山储蓄所主任的支持下，两笔款子的下落很快查清：十八万元均已在去年下半年先后分四十三次取走，户名已注销。

于天青问：“难道就没有留下取款人的笔迹？”

“有的，取款底单上面留有取款人的笔迹。”湖山储蓄所主任说，“但是，由于时间太长了，底单已经存到仓库里，恐怕一时难以找到。”

于天青坚定地道：“只要底单还在，我们就是大海里捞针，也要把它找到。”

去年下半年的底单共二十多只大麻袋，在仓库里纷纷排开。唐进、冯强、陆文明等人像垃圾婆似的一人打开一只麻袋，仔细地搜寻着标有“邹生”名字的存款底单。

于天青在一旁看得吃力了，自己也动手打开一只麻袋。过了一会儿，于天青象发现新大陆似地道：“找到了，这张‘邹生’，取走的是六千元。”

唐进也喊了：“我也找到一张‘邹生’，是四千元。”

接下去，冯强和陆文明都陆陆续续找到了“邹生”。

经过将近一天时间的努力，四十三张写有“邹生”的底单均已找到。最令人兴奋的是，其中有一张底单上面，在取款人姓名栏里，竟然写了“金显宝”三个字。

脉。叶如莲开始仍旧是沉默不语，后来问久了，便说是她信口雌黄，是她临时编出来的，她极“诚恳”地道：“我应该向你们检讨，我用这种方法来戏弄你们是不对的。”

她的这番鬼话当然不会有人相信。从她的种种反常举动来看，她拥有一千七百万财产不仅可能，而且是经过她反复计算过的，应该说是一笔极为准确的数字。难就难在叶如莲太工于心计，这个女人不太好对付。

阿海和阿秀也被找来了。阿海说：“我们和金显贵、叶如莲虽是亲戚，但并不常往来。他们当官的，有钱有地位，不太看得起我们。我们也不去找他们的。”

阿秀说起来则是一肚子的火：“你们别以为我们会帮他们。他们就是找我们帮，我们也不会帮的。金显贵虽是我的表哥，可有事求他他照样不帮忙，他们夫妻俩只认钱，不认人。我的一个亲戚在中学教书，想调到县城来，我找了他之后，他答应帮助说说看，可他根本就没去说。我这个亲戚的一个同事，各方面表现都比他差，但在给金显贵送了两万块钱后，很快就被调到了县城。”

冯强耐心地道：“如果他们存有存折或者什么贵重物品存放在你们这里，请你们尽快交出来。否则是要按照窝藏罪论处的。”

阿秀道：“存折和贵重物品？他们才不会放我这儿呢！他们不会担心被我们贪污掉吗？这两夫妻才小气呢。他们到我们家来过两次，可每次都是空手来的。我到他们家也去过两次，看到他们家里的香烟老酒到处都是，水果补品都堆到阳台上去，有些水果已经发臭了，可他们从来不舍得分点给我们。据我了解，其他亲戚也从来没有沾到过什么便宜。”

叶如莲看来是不太可能开口说真话了，于是，于天青和他的办案人员一起研究了一下，决定把重点放到金显贵身上。因为这些钱虽是叶如莲存放，但绝大多数都是通过金显贵收受来的，他应该是这场戏的主角。

接下来的许多天时间里，于天青和唐进轮番做金显贵的思想工作，至于思想

工作的方式方法，也作了一些改进。他们不再和他讲大道理，而是拿出刑法和党纪条规，逐字逐句地向他讲解。于天青在讲解中还结合了近年来全国各地的一些大要案，把法律条文和党纪条规讲得非常生动，非常深刻。

金显贵态度有了好转，但还是没有如实交代所有的问题。他听说自己妻子保管了一千七百万块钱后，也吓了一跳，张大嘴巴道：“怎么会有这么多？”接着又无奈地道，“我们家的钱都是她保管的，她究竟从哪里弄来了多少钱，我确实也是不清楚啊！”

于天青觉得还是要继续做金显贵的思想工作。半夜里，他独自躺在床上抽烟，抽着抽着，忽然想到了一个好主意。

第二天，他专程来到省第三监狱，找到了原宁州市政府副秘书长杨善良。杨善良曾因诬告陷害市政府领导并犯有严重的经济错误而受到省纪委的查处，案件的直接经办人就是于天青。杨善良由于在交代问题时立有立功表现，法院量刑时作了适当考虑，同时，他在服刑期间态度较好，最近刚被减刑两年。于天青通过监狱领导，要杨善良给金显贵写封劝告信，奉劝金显贵如实向组织上交代问题，争取组织上的宽大处理。

金显贵在看了杨善良的信后，禁不住流下了眼泪。这天晚上，他一口气就写出了十笔共七十万元的收贿问题。

第二天，还在接着写。他正像一位处于创作高峰期的青年作家，写了一行又一行，写了一页又一页，几乎都快写疯了。

于天青和冯强要叶如莲交代出自己与金显贵共同收受贿赂的违法违纪事实，他们反复说道：“金显贵已经彻底交代了，他要你积极配合，争取组织上从宽处理。”

叶如莲还是装聋作哑，不肯交代问题，关键是她认为省纪委在欺骗她。

于天青把录像放给叶如莲看。在录像里，金显贵流着眼泪，诚恳地道：“阿

莲，我们还是如实向组织上交代问题吧，我已经彻底交代清楚了。我们犯下了大罪，现在，只有老实交代，将功赎罪了！”

叶如莲睁大眼睛，她简直不相信金显贵真的会交代问题。但是，录像里的人分明就是她朝夕相伴的丈夫金显贵。忽然，她失声大哭，并要求省纪委的同志再给她放一遍。接着，叶如莲也如实交代了夫妻俩共同收受贿赂的事实，其中还有十余笔是她利用行长的权力单独受贿的。两人攫取的钱财总数，与上次写的那封信里的数字完全相符。

为了争取立功，叶如莲还供出了钱财的存放处。在金显贵第一次被省纪委调查之际，叶如莲就雇人打造了一件大衣柜，并把保险箱也安装进去。前段时间，她把这件大衣柜装上货车，运到了一个远房亲戚家里。当省检察院和省纪委的同志赶到这户人家家里时，他们自己也不敢相信大衣柜里有什么值钱的东西。直到检察人员用斧头劈开后，才发现里面真的藏了一只保险柜。打开柜门，里面是一叠叠的存折，美金、港币和人民币。此外，还有金条、金银币、珍贵邮卡等。全部金额加起来，共有两千万元之巨。

半年以后，于天青仍在外地办理一个重要案件。晚上，他从省电视台的新闻节目里再次看到了金显贵夫妇的形象，只是，现在看上去显得苍老了许多。在法庭开庭审判的画面外，传来女播音员极平静的画外音：“金显贵被一审判处死刑，剥夺政治权利终身；叶如莲被判处有期徒刑十二年，剥夺政治权利三年。”

于天青心情沉重地关上了电视机。他希望类似的新闻在电视里出现得少些，少些，再少些。

是，他穿好衣服，走出家门，来到马路边的一个公用电话亭下。

正当他拿起电话拨号码时，几名便衣公安围了过来，将他塞进了路旁的一辆轿车内，并且马不停蹄地将他押回南州。

这个何春，可不是个简单的人物。他于上世纪三十年代末生于南州，后考入省体院，毕业后一直在他的母校南州中学当体育教师，1972年到香港定居。他之所以能到香港，靠的就是他的叔叔何大德。何大德是香港一家著名企业的老总，近年来仅在家乡南州用于公益事业的捐助款就达上亿元人民币，因而对家乡人来说，何大德的确可谓是德高望重。南州市的学校、公园里，都有他的塑像。

何春投奔叔叔后，于次年成立了亚洲贸易公司，经营一些零头布。后在大陆有关部门的帮助下，他开始将叔叔何大德公司里的尼龙丝销往大陆，并将亚洲贸易公司改为亚洲国际有限公司。由于在大陆享受免税政策，轻而易举地就赚了四千万港币。他用这笔钱买了写字楼和住宅楼，发现房价涨得很快。后来，大陆开放了，对大陆做尼龙丝业务的人也多起来了。于是，何春便放弃了尼龙丝业务，转而投向房地产开发。为了便于房地产开发，他先后办了20多家公司。到目前为止，他的资产有十几亿，但因近年形势不佳，负债也上十亿，估计目前净资产还有几个亿。

市公安局在对何春进行预审的同时，高玉凤让于天青等人拟定一个询问提纲，准备好对何春进行谈话。重点是问清省国信投入资金的去向，以及何春与温正显之间的个人经济来往情况。

高玉凤对于天青道：“何春与温正显之间关系非同一般，特别是温正显有恩于何春，帮他解决了那么多资金，估计他不太容易开口。因此，你们要认真研究，抓住他的弱点所在，逼他主动就犯。”

于天青带着办案人员来到南州市看守所，对何春进行谈话。从有关材料上了解到，何春的父亲在解放前就去了台湾，于六年前去世。他的母亲仍住在台湾，现已88岁高龄，身体也不太好。更要命的是，何春的女儿从9岁起就得了精神病，和奶奶

何春所说的这些话并不假。因为市公安局已经通过技术监控手段，一字不漏地掌握了他们之间的谈话内容，并且正密切关注着他们的动向。

4月6日这天，当何春把他与温正显之间的经济往来关系交代了之后，省纪委便立即召开会议研究对策，并决定于当晚向省委书记办公会议汇报。

考虑到温正显在官场上混了多年，与有关部门关系非同一般。为了防止意外，省纪委领导决定采取果断措施，一方面尽快向省委汇报，一方面要求于天青等办案人员先找到温正显待命，随时准备实施“两规”措施。

省委书记办公会议预定在4月6晚上8时召开，省纪委副书记兼监察厅厅长林云深派出于天青等三名办案人员，找到国信新任总经理耿天星，要求立即把董事长温正显找来，并让他到纪委来一趟。耿天星几次拨打温正显的手机，但听到的回音都是一个机械的女声：“对方已关机或联系不上，请稍候再拨。”有人便怀疑道：“会不会又到某个地方潇洒去了？”后来耿天星打电话到温正显的家里，一位老人在电话里说：“温正显到罗桐去了。”温正显的老家在罗桐农村，那里手机信号不好，难怪一时联系不上。

为了尽快找到温正显，耿天星找到了温正显的驾驶员小查，因为只有他最清楚温正显的老家究竟在什么方位。

晚上8点半，国信的车在前面带路，省纪委的车在后面紧紧跟着。当时，于天青、王之间与国信总经理耿天星一起坐在前面的车上。大约11点钟，于天青的手机响起来了，省纪委副书记林云深在电话里道：“已经通过了，马上把温正显带来。”同时他还补充道，“省委的几位书记对温正显的问题非常震怒，一致同意对他采取‘两规’措施。”

过了一会儿，国信总经理耿天星的手机也响了，有人在电话里报告说：“省委已经同意省纪委对温正显实行‘两规’。”耿总含糊地回应了几句，赶忙关了手机。于天青心想：“范围这么小的会议，刚刚作出的决定，是谁捅出来的呢？”



正你们知道了，我买什么股票，打什么电话，你们都知道得一清二楚……”

温正显愿意交代了。但在交代的具体内容上，他还是有些避重就轻。他知道，本地的企业老板送给他的钱，取证比较容易，而境外企业的老板，即便自己说了，到时候也会因为无法取证而难以定他的罪。于是，他便首先交代了他和外商之间的事。

温正显道：“我在经济上的确是犯了严重的错误，比如旅法侨商羊福莲女士，她先后就送给了我28万元人民币。”他说，“羊福莲是南州籍的旅法华侨，那年我到法国访问期间，在一个同乡会上认识了羊女士。以后南州市每年举行三胞联谊会，都要邀请羊女士参加。特别是羊女士参与南州大桥建设，我们接触的机会就更多了。”

于天青道：“你具体说说看，她都是怎么把钱送给你的。”

温正显道：“五年前的七月份，我当时在省委党校学习，羊女士刚好准备返回巴黎，住在华侨饭店。有一天周末她打电话约我到她住的饭店吃饭。饭后我去了她的房间，她对我说，‘南州大桥已经竣工通车了，完成了我的心愿。在这期间你多次出面帮我协调解决建设中的一些困难，对此我也非常感激。这次你在党校读书要办的事情很多，你自己的事情要多去有关部门跑跑。’”

于天青插话道：“她说的你自己的事情，究竟是什么事情？”

温正显道：“当然是指职务上的事。那段时间大家都在传我将调出南州，有的说要升了，有的说我群众基础不好，升不了，说不定要被安排到某个部门去。说实在，那个时候我的心情不太好。当时接替闵大春任南州市委书记的黄泊行可以说是小人得志，当年还是中层干部时，对我巴结得很，当了市委副书记后态度也可以。但是，一旦爬上了市委书记的位置，就以为高人一等，把我也小看了，简直是想爬到我头上拉屎拉尿的感觉。更要命的是，他还老是向上面打小报告，说我的坏话。于是，我就被组织上安排到省委党校去学习。那个时候，我就已经知道自己不可能再